



# 明日征途

〔日〕石田衣良 著  
朱园园 译

1313.45  
673

明日のマーチ

---

ASHITA NO MACHI by Ira ISHIDA

Copyright © 2011 by Ira ISHIDA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---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日征途 / (日) 石田衣良著; 朱园园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3. 7  
ISBN 978-7-5133-1113-7

I. ①明… II. ①石… 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53285 号

### 明日征途

(日) 石田衣良 著

朱园园 译

选题策划: 季洁丽

责任编辑: 汪欣

特约编辑: 施昊 谭轶菁

装帧设计: 瀚愆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4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113-7
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。

# 1

公告栏前站着四名表情呆滞的青年。

盛夏阳光里的影子，无力地趴在四人的脚边。即便身在北国，依旧难以忍受夏日的酷热。纷乱的蝉鸣吵得人心烦意乱，偶尔驶过的卡车噪音更是让人厌烦不已。蒙了一层薄薄灰尘的公告栏里，贴着一张被阳光晒得发黄的打印纸。

## 【合约解除通知】

下列人员将于七月底解除合约。感谢各位多年来在本厂的工作和服务。并真诚地希望各位日后有更好的发展。

两行简短的正文后，罗列着 26 组号码。在这家工厂里，对那些派遣社员的称呼，从来不使用姓名，只是用二位的号码代替。

“用那么点薪水使唤我们。到头来炒鱿鱼了，还不说是裁员，只称解除合约？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我们又不是机器，想丢就丢。少他妈开玩笑了。”

四人中身材最矮、戴着副眼镜的黑濑伸也狠狠地把那件胸口印有数字“48”的灰色工作服摔在地上。他在数码相机组装生产时动作快精准，但他也有急躁和叛逆的一面。正当伸也想要去踩踏地上的制服

时，一个声音拦住了他：“伸也，算了吧。风水轮流转，说不定哪天，我们还得回来找工作呢。”

“鬼才会再到这种公司来！阳介，难道你不觉得恼火吗？”

春原阳介捡起地上的工作服，掸去衣服上的灰尘。工作服的背面印着一片黄绿色的新叶和一个小写的字母 g。这就是工厂的标志。

“生气是肯定的，不过眼下整个国家都不景气啊。”

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二次裁员了。早春时三十七人，这次又是二十六人。去年秋天招聘的八十名派遣社员，现在只剩十七人了。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，能留下的都是家眷在附近的人，也只能干干清除杂草和清洁之类的杂物活。

“你们有什么打算吗？”一头长发、身材削瘦的年轻人懒洋洋地问。他叫林丰泉，据说是中国残留孤儿的第三世子孙。他希望别人叫他“IZUMI”（改为注释：“泉”的日语发音），而不希望别人称呼他的姓氏“林”。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美容师，总觉得名字中的“泉”似乎很适合他。

“你想得可真多。谁知道今后怎么办？现在估计整个日本的就业情况都不乐观。”伸也回答，他对丰泉一直没什么好感。

他们四人其实并不是很好的朋友，只是刚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，碰巧都住在工厂的宿舍里，又碰巧在同一天被裁员罢了。他们的脚边放着打包好的行李。阳介没有理会伸也，转头看看身边那位从头到脚一直沉默的大个子。

“三津野先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谁也不知道三津野修吾的真实年龄。从外貌上判断，似乎比这三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要年长一些。修吾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顾虑，他的沉默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尴尬起来。一米八几的身高，健硕魁梧的体型，让他全身都散发出一种稳重感。

修吾略微歪头，开口道：“……回到东京。”

每到工厂的休息日，特立独行的修吾就会背上沉重的行囊，独自消失在山野密林之间。

修吾把收拾好了的行李挂在了附近的树下。伸也则百无聊赖地狠踢了地面一脚。

“大伙儿在这一点上没什么异议吧？”

大个子显出一副难懂的表情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伸也。骤雨般的蝉鸣从工厂大院里的雪松上传来。柏油路面上迎面袭来阵阵热风。四个人的T恤衫里都灌满了风，如船帆般随风飘动。

“……我想徒步走回去。”

阳介抬头看了一眼修吾，不禁一愣。修吾的表情似乎并非玩笑。丰泉用手捋了捋散落到额前的头发。

“这怎么可能？你知道从这里到东京有多少公里吗？”

四人所在的工厂隶属于山形县鹤冈市，位于日本铁路鹤冈站后面清洁的四方形中央工业用地之中。修吾若无其事地回答道。

“具体的路线还需要再敲定，大概六百到七百公里吧。”

“你是认真的?!”

伸也高声问了一句。他的疑问其实也代表了其他三人的心声。

“我说，这一路上咱们的住宿、吃饭、泡澡，去哪里解决啊？”

“住宿睡觉尽可能地安排在野外吧。吃喝在日本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。泡澡就要看情况了，实在不行，就去河里或者公园里冲冲汗水好了。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”

伸也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。

“……真的吗？”

然而，修吾似乎并非在开玩笑。对这位有点近乎疯狂的前任工友，阳介问道。

“这得需要多少时间啊？”

“大概三个礼拜。”

丰泉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不泡澡，也不吹头发，就这么连续走三个礼拜？”

大个子没应声，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滴滴答答地滑落下来。

“坐特快列车的话不用半天就到东京了。连续走上三个礼拜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伸也的话里也夹杂着几分焦虑。然而修吾依然镇定自若。阳介暗想，其实着急赶回东京去也是无事可做。派遣公司多数会让他们先回家等工作。幸好自己还有些存款，而且酷夏难耐，在下一份工作设定下来之前，不妨先给自己放一个悠闲的假期。

“可是，徒步旅行要花不少钱吧。”

修吾终于开了金口。

“还好。如果露营的话，就只剩下伙食费了。”

这谈不上什么奢侈，况且日本现在通货紧缩。节省伙食费的办法还是有的。丰泉把手搭到自己的拉杆箱上。

“哎呀，三津野先生还真是与众不同啊。这么酷热的天儿，还要汗流浹背地走回东京去。”

伸也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廉价电脑。链接了网络之后，鹤冈近郊的地图就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。

“哇塞！这地方真不小。街道附近全是农田啊。沿着这条国道下去，差不多可以到日本海了吧。”

丰泉似乎没什么兴趣地说道。

“我也不想从这里跑去车站坐电车了。反正咱们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即便回了东京，大概也无事可做吧。”

阳介心想，人生的际遇中，也许真的会有这样一段真空般的迷惘

岁月，一段停在空中不上不下，从社会中彻底脱离开来的时光。自己不具有任何身份，只有年轻的身体、无聊的时光以及不安的躁动。虽然手头还有一些存款，但也屈指可数。阳介脱口而出那几句话，不为别的，正是源于他心中的这些思索。

“可是，在江户时代的话，大伙儿可都是徒步旅行的啊。一路步行回东京，感觉就跟弥次、喜多似的，挺有趣啊。”

伸也哑然失笑。

“哈哈，那镇上的姑娘还不得都捂着肚子，装作生病的样子啊。”

丰泉摆了个挥舞长刀的动作。

“一路还要惩奸除恶，斩尽杀绝那些恶官呢。最好一抽和服的衣带，让那些姑娘们一路旋转着躺进我的怀里。”

小个子伸也一时兴起，开始在原地转圈儿。

“这位官爷，您可别……不行，我要晕倒了。”

解聘的事的确让人心灰意冷。但失业之后也让人感到莫名的自由。虽然经济不大景气，但大家都是年轻人，只要努力去找，迟早会找到理想的工作。工业区云淡风轻，碧空如洗。

“……”

刚才没人在听修吾讲话。伸也不再打闹，对修吾说道。

“喂？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大个子面无表情，用低沉而模糊的声音说道。

“……既然如此，不妨走走试试吧。”

“我真的要走回去吗？”

丰泉紧皱眉头，指着自己的胸膛说道。他的脚上穿了一双尖头皮鞋，下身配了一条喇叭裤。伸也关上了电脑。

“没有网络游戏和碟片，手机还没信号，就这么让我一路徒步回东京去？绝对不行！”



阳介则是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。一路走上六百公里，这想法确实出乎意料，甚至有些让他茫然无措。然而，他的内心也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。阳介之前在工厂每天都是站着做事，所以走路对他来说，也不会那么痛苦。其余的三个同伴大抵也是如此。

见阳介默不吭声，修吾又开口说道：“……先走一天试试如何？”

阳介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？”

修吾发出低沉而含糊的声音。

“到由良港的路程大概有十五、六公里吧。咱们试走一天看看，然后晚上住在那边。如果到时候大家都不喜欢走的话，隔天咱们就从由良港坐电车回去。”

这想法听起来还不赖。四个人认识一场也算得上有缘了。若是这样四散分别的话，似乎也有点可惜。

阳介看着那两个显得不耐烦的家伙，说：“我们之前一直都在工厂里上班，却一点都不了解鹤冈的街道呢。要不我们一起到街上溜达溜达吧？前方的日本海就是我们的目的地”。

丰泉和伸也互相看了一眼。伸也说：“说得对啊。好不容易来一趟山形，什么都没看到就回去的话，还真挺遗憾的。好吧，那就陪你们一天吧。不过，丰泉这小子好像有点勉强呢？”

丰泉冲伸也抛去冷冷的目光。

“我才不愿跟小个子宅男一起走呢，不过事已至此，本帅哥就屈尊跟你们去鹤冈一日游吧。”

修吾慢慢地背上他的背包，其余三人也各自拎起行李。当四个人朝工厂大门走去时，伸也大叫了一声。

“等一下！”

伸也一只手拿着刚才的灰色制服，另一只手伸进包里找出透明胶带撕开，把制服贴在了公告栏的玻璃上。

“反正合约已经解除了，这玩意儿再也不需要了。”

身材矮小的青年右手拿着红色油性笔，狠狠地在制服上画了几道线。

“好了。这破工厂与我无关了。出发吧。”

一个红色的叉子狠狠地画在制服胸口上的“48”上。阳介和丰泉看到这一幕，都有些忍俊不禁。修吾瞥了制服一眼之后，便从如公园般环境优美的工厂大院里，默默地迈开了大步。

当地人从不用“东西南北”来衡量鹤冈站的两侧。他们将通往工业园地的一侧称为“背面”，而把通往百货商店、食品店和巴士中转站的一侧称为“正面”。

四个人以前就生活在鹤冈站的“背面”。站台的后边是他们工作的工厂和宿舍。而连接正面和背面的，是一条地下通道。四个人拿着各自的行李，从隧道里迈开沉重而又矫健的步伐。不知怎的，隧道的墙面上画着一些手拍球和戴斗笠拿葫芦的女子。大概是当地的某种祭祀活动吧。天花板上的油漆早已褪色，玻璃橱窗里挂着明星的旧海报。

“唉，白天转一圈，真让人大失所望啊。这两个明星如今也到了而立之年了吧，好像不再年轻了。”

丰泉指着橱窗里那张褪了色的明星海报说道。这条地下通道是去居酒屋喝酒的必经之路。派遣工的交际面都不算宽，所以四个人难得有这样的机会。

伸也背着圆桶形的背包，说道：“背着所有的行李旅行，怎么好像流浪汉似的。”

拉杆箱轮子从混凝土地面上划过的声音，充斥在整条隧道中。修吾迈着缓慢的步伐，稳健地走在最前面。他背着背包的身影，显得那

样的高大。

“不过，我们四个确实跟流浪汉没啥两样。被人家撵出了宿舍，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了，如果不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那我们就得一直这样流浪下去。阿泉，你想回什么地方去？”

阿泉总喜欢用手去摆弄自己的长发。他的头发并不凌乱，但动作却怪里怪气的。

“我的父母住在池袋，我可能会暂时回到他们那里住一段时间吧。若是住不惯的话，我还会离开的。阳介，你呢？”

“我家住在下町。我父亲独自住在东阳町的公寓里。老来得子的他现在靠退休金度日。回去以后，我打算休息一阵子，然后重新找工作和住处。”

伸也的声音在整条隧道中回响。

“哦，你们俩的家都在东京啊？我家住在横滨的鹤见区附近，可我不太想回去。我爸他冥顽不灵，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我能活到今天都算万幸了。”

矮小的伸也忽然提高嗓门，向走在最前面的修吾喊了一句：“我说大个子，你来自哪里啊？”

修吾却置之不理。伸也显得有些焦躁起来，再次叫嚷起来：“问你呢，你在哪里出生长大的？”

大个子依旧沉默不语地走着。不可思议的氛围迅速笼罩着四个人。

阳介赶忙打圆场，说道：“既然人家不愿意说，就别强人所难了。谁的心中都会有些小秘密的。”

从地下通道的楼梯出来，站前的交通环岛便进入大家的视线。与工厂层层叠叠的车站后面不同，环绕车站大楼的都是超市和复合建筑。在八月炙热的阳光下，环岛上几乎荒无人烟。环岛边上停着两台

等客的出租车。

“好冷清啊。”

车站前的台座上立着一尊农民塑像。农民似乎背着一捆稻草，但远远望去，那捆稻草又好像垃圾袋。似乎只有这里有一丝人气，其它的就是那些结束了拍摄的都市模式风景，虽然很精巧，但却丝毫感觉不到人们的生活气息。

站在弧形的台座下的丰泉抬头瞧了一眼，大声喊道：“从这里向西是日本海，向东则是羽黑山和月山。”

伸也将数码相机从包里拿出来，说道：“估计咱们这辈子再也不会到鹤冈来了。不如拍张照片留念吧。来，大家都背对着车站，站成一排吧。”

伸也拍了几张照片之后，又把迷你相机放到人行横道的扶手上，做了定时拍摄的设置。然后他把行李放下，一个健步冲到了并排的三个人身旁。

丰泉振臂高呼：“永别了，工厂！永别了，鹤冈！我再也不会再来这里了！”

一团闪着光芒的积雨云出现在车站大楼的上空了。夏日的天空仿佛彩石似的，闪着青蓝色的光芒。四名青年站成一排。伸也和丰泉伸手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，阳介面对镜头眉开眼笑，而修吾则漠然地望着地面。这便是旅途中的第一张合影。

沿着车站前的路走了一段之后，一片带屋檐的商店街便呈现在大家面前。伸也瞧瞧路标，说道：“这里是鹤冈的银座。看来银座这地名似乎遍布整个日本啊。谁知道到底真正的银座在哪儿呢？”

前面好像是一条破落的商业街。只有三分之一的商铺被店家租用了，大部分店家都拉下了卷帘门停业。人行道路的瓷砖崭新如初，

让人产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萧条感。走在路上也看不到半个人影。丰泉发现了一家美发沙龙，他不由自主地凑近向店里张望。

“天啊，没想到里边客人还不少呢。看来在这种地方，美发沙龙还是有市场的啊。”

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修吾仔细地琢磨着地图。

阳介若有所思地走在修吾身后，忽然开口说道：“不过，这种到处都拉着卷帘门的街路怎么跟我们的人生经历那么像呢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阳介身后的伸也说道。他提高了声音，想要压过丰泉拖拉杆箱的噪声。

“我们自从出生以来，就没遇到过什么好事。泡沫经济的时候，我们由于年纪小而没受什么影响，等我们长大后，却赶上了经济一直低迷的时代，成天过穷日子。在这个号称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里，又有谁因为生在这个国度而感到庆幸呢？”

伸也一脸的无奈，说：“是呀，从来没有过。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人用完就扔的一次性用品罢了。我感觉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了。”

丰泉耸了耸肩膀。

丰泉的长发被风轻轻吹起，他用手指着前面的巨幅手机广告，说：“这个国家有人新潮时髦，在电视上风光无限，出入于名流会所，住在东京的港区或者涩谷。而我呢，从小就只了解池袋周边的街道和日本各地的派遣工厂。也许我对日本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呢。”

正午时分，丰泉的话语响彻整条卷帘门街，旋即被八月的阳光彻底吸收掉。阳介自己也感同身受。他从来没遇到过什么好事，浑浑噩噩地活了二十多年，如今却成了无业游民，不仅居无定所，连今晚该在哪里过夜都不知道。

伸也忍无可忍地开口道：“唉，日本还真是枯燥乏味啊。”

站在数米开外的修吾突然说道：“……真的吗？”

“净说傻话！你不是刚被炒鱿鱼吗？在日本出生以来，你碰到过好事吗？”

大个子在拱廊下深吸了一口气。他挺起高高的胸膛，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存在。

“……既然如此，索性走走看吧。”

修吾的身体里似乎蕴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力量。那力量犹如无法撼动的巨木般沉重，已经彻底征服了阳介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……我说不太好，但是……每天这样走着，什么经济低迷，什么太过萧条之类的，似乎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种面貌了……我个人感觉倒也并不太差。”

修吾看来说话有些吃力。他或许还是第一次讲这么多的话。阳介赶忙解围似地补充道。

“虽然我们出生在这个国度里，但或许对它根本不了解呢。”

“……在路上。”

修吾轻声细语地说。

伸也有些不耐烦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……国家的风貌也许就在路上。我徒步周游各地的时候，终于领悟到这一点。所以日本的风貌，其实就在日本的路面上。”

丰泉再一次用手指撩起了长发。

“什么呀，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”

阳介看了眼手表。马上快到中午了。已经走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虽然腿脚和身体都平安无事，但肚子却已经咕咕直叫了。

“这个话题以后再聊吧。三津野先生大概想说，一路走下去就会

明白一切的。对了，我们还是先吃午饭吧？”

伸也打开手机，链接了网络。

“等等，让我先查询一下鹤冈银座周边的美食资讯。啊，有了。前边好像有家不错的冷面店，去那里如何？”

还没等大家回应，伸也便朝着屋檐下的人行道走去。他走到修吾的前边，带领众人向前走去。谁也没有抱怨什么。

吃过午饭，四人沿着羽州滨街道正式开始了徒步旅行。

烈日当头，最高气温几乎超过了三十度。四个人当中只有修吾带着帽子。一看到国道旁的便利店，几个人赶忙跑进去买了几顶鸭舌帽和草帽。在修吾的建议下，几个人各自买了两瓶一升装的矿泉水。

从鹤冈去往日本海的国道上，路面、信号灯杆和路旁的护栏都令人耳目一新。青蓝色的霞雾笼罩在远山之上，周围是一片绿海。沐浴在仲夏的阳光里，每当微风吹过，水田里泛起阵阵深绿或浅绿的波浪。没过多久，水面又会恢复往日的平静。

“哎哟，脖子好难受啊。这样非得晒伤不可。”伸也大喊大叫道。

修吾从背包里拿出一支防晒霜递给伸也。他顺便把毛巾搭到后颈上遮阳。

“那个给我也抹点儿吧。对了，三津野先生，你还有止痒水吗？刚才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叶子划了我一下。”

修吾从背包上的小口袋里掏出一瓶药水，扔给丰泉。阳介不由得心生感叹：“三津野先生准备得还真是周全呢。”

修吾依旧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不过是些必需品而已，真的没什么。大家伙背的东西太多了。走吧。”

修吾率先迈开了脚步。他似乎有意让其余三个人跟上而放慢了

脚步。国道上，不时有卡车和小车从他们身边驶过。

丰泉自言自语地嘟囔道：“车里肯定都开着空调，特别凉快吧？我可是连内裤都被汗水浸透了啊。”

阳介的贴身衣服也是湿漉漉的。或许是不时吹来的阵阵北国之风，才没让众人感到太多的不可思议和不快。缺少潮气的清风，带着一丝凉意，吹干了大家身上的汗水。

大家聊着闲话，不知不觉地走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。远山依旧遥不可及，路边出现了几块连锁店的霓虹招牌，其中有吉之岛、岛村、新古书店、上州屋、青山、优衣库。几乎每家店铺都如出一辙，店外有宽敞的停车场。或许是工作日的缘故，停在店外的车辆寥若晨星。这样的景致在全日本几乎随处可见。整洁的街道，一尘不染的郊外店铺。然而，这些几乎都没有什么地域性的个性，只有相同的感受和同样的便利。

国道的路旁浮现出几处绿岛，似乎是些历史古迹或寺庙遗迹。高大的榉树在地上洒下黑影。修吾端详着手里那份比例为1:20000的地图，说道：“前面是山崖。我们差不多走了一半的路程了。休息一会儿吧。”

阳介早已汗流浹背，筋疲力尽了。虽然背着水很沉，但他庆幸自己之前买了两瓶。而其中的一瓶早已喝得一干二净，正要扔掉空瓶时，修吾赶忙说道：“留着吧！那瓶子可以在补水的时候派上用场。”

伸也和丰泉坐在地上背靠着榉树，摊开了双腿。

修吾瞥了一眼丰泉穿的鞋，说道：“长途旅行穿皮鞋会累死人的。下回路过户外用品店的时候，你最好买一双训练鞋。”

这时，伸也看了眼修吾穿的训练靴，又看了看自己脚上轻便的慢跑鞋。



“嗯？你那种重重的鞋子会更好吗？我反倒觉得穿它走路会疲劳啊？”

修吾扭头抬起下巴，瞥了一眼背包。

“负重二十公斤的行李长途跋涉，最好还是穿一双可以固定脚踝的靴子。虽然鞋子很沉，却不大容易疲劳。”

伸也一脸惊讶地说：“你，一直都这样吗？”

“啊，有些年头了。”

“我可不行。”

伸也的话让丰泉和阳介都忍俊不禁。抬起头，阳光宛若根根银针，从榉树叶密集的的缝隙中散落。虽然身体疲惫不堪，但不知怎的，阳介心里却有种开怀大笑的冲动。

此刻，他正活在当下。用自己的脚力从昨天工作过的那家工厂一路跋涉到了这里。难道这就是青春吗？内心深处，疲惫和一股新生力量同时蠢蠢欲动。纵使看到从国道上飞速驶过的车子，内心也不会有任何嫉妒。与那些坐在车里的人不同，自己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目的地。就这样走在路上。

经过十五分钟的休息，修吾慢慢地背起了包。他背起背包的动作里似乎有什么诀窍似的。大概哪一天，自己也会熟谙于心吧，阳介猜想。

“好，大家出发。越过由良崖，马上就到日本海了。”

由良崖并没有字面意思上的险峻，反倒更像是一条长长的缓坡。以修吾为首的四个人不知何时已经开始了拉歌，大家一边用捡来的树枝敲打路边的蒲公英和野菊花，一边向前昂首阔步。

远离了鹤冈的市区后，路上的机动车也屈指可数。郁郁葱葱的草木分布在道路两旁，草腥味甚至有些刺鼻。